

通志堂經解

5 12
1411
139



門口 12
卷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七十七

後學成德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廣漢張氏曰易者道也夫道也者臣不能告之於君父不能告之於子以其不可告之於人故象以像之乃所以盡其意也是以易者象也言其無適而非象也謂之象者乃所以象此以告人者歟且以八卦論之近取諸身象乾以首象坤以腹而又遠取諸物象乾以馬象坤以牛引而伸之觸類而推之無適而非象也至於彖則統論卦義如木之有材或主一爻所在或言二體相與其終始本末兼該具備智者思過半矣至於爻則盡其趨時之變所以效天下之動或以陽居陰或以陰居陽

或以貞吉而征凶或以征吉而貞凶其周流六虛不可
 為典要此君子動則觀其變者雖然易者象也象也者
 像此者也謂之彖則言其象之材而已謂之爻則言其
 象之變而已至於吉凶則悔吝著也故悔者有改過之
 意至於吉則悔之著也吝者有文過之意至於凶則吝
 之著也故悔吝者小疵而吉凶則言乎失得至於吉凶
 乃悔吝之昭著而不可掩者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易之為書卦象莫知後先雖聖人觀象以
 設卦卦立而象復見於後故易之為書象而已象也者
 所以像天下之有象者也彖爻皆出於卦象已立之後
 彖所以內明一卦之材爻所以外效天下之動爻立然
 後吉凶生而悔吝著此成易之序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動於人情見於風氣者有是時必有是象

易者象也易之有象擬諸其形容而已猶繪畫之事雕
 刻之工一毫損益則不相似矣象之辭又謂之彖者言
 乎其材也卦有剛柔材也有是時有是象必有是材以
 濟之材與時會斯足以成務矣然天下之動其微難知
 有同是一時同處一事所當之位有不同焉則趨舍進
 退殊途矣故曰爻者效天下之動也是以卦同爻異趣
 時之變不得而同然所歸則若合符節故自伏羲神農
 黃帝堯舜凡六萬一千四百有餘歲而行十三卦而已
 夫爻動則有吉凶悔吝吉凶者所以生大業也吉凶生
 而悔吝著其動可不慎乎

易傳

新安朱氏曰易卦之形理之似也○彖言一卦之材○
 效放也悔吝本微因此而著

並本義

○問易者象也四句莫
 只是解箇象字否曰象是解易字像又是解象字材又

是解彖字末句意亦然○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只是
髣髴說不可求得太深○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
過只是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
說那上面象字○問易之象似有三樣有本畫自有之
象如奇畫象陽偶畫象陰是也六十四卦之象
一爻各是象有實取諸物
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只是
聖人以意自取那象來明是義者如白馬翰如載鬼一
車之類是也實取諸物之象決不可易若聖人姑假是
象以明義者當初若別命一象亦通得不知是如此否
曰聖人自取之象也不見得如此而今且只得因象看
義若恁地說則成穿鑿了○他所以有象底意思不可
見却只好就他那象上推求道理○前輩也曾說易之
取象如詩之比興如此却是虛說恐不然如田有禽須

是此爻有此象今但不可考耳○嘗得郭子和書云其
先人說不獨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卦畫
便是象也說得好○川壅為澤坎為川兌為澤澤是水
不流底坎下一畫開合時便成兌卦便是川壅為澤之
象○卦中要看得親切須是兼象看但象不傳了鄭東
卿易傳專取象如以鼎為鼎革為爐小過為飛鳥亦有
義理○問卦下之辭為彖辭左傳以為繇辭何也曰此
只是彖辭故孔子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如元
亨利貞乃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
彖辭彖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彖之經也大哉乾元以
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彖所謂彖之傳也爻下之辭
如潛龍勿用乃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也並語錄
○又曰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

易集義卷之二十一
子茂
為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
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踈畧而無據二者皆
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
之為馬坤之為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為健牛之為順
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无乾離
之有牛而无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
反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
則遂相與創為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
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
可通者又皆傳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
適然而无待於巧說者為若可信然上无所關於義理
之本原下无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
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

乃為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而程子亦曰理无形
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
開後學玩詞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
之取象无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
已如此則是說卦之所作為无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
論之以為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為說必已具
於大卜之官顧今不可復攷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
象以來象中之意使足以為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
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
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
易象說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康節先生曰乾奇也陽也健也故天下之健莫如天坤耦
 也陰也順也故天下之順莫如地所以順天也震起也一
 陰起也起動也故天下之動莫如雷坎陷也一陽陷於二
 陰陷下也故天下之下莫如水艮止也一陽於是而止也
 故天下之止莫如山巽入也一陰入二陽之下故天下之
 入莫如風離麗也一陰離於二陽其卦錯然成文而華麗
 也天下之麗莫如火故又為附麗之麗兌說也一陰出於
 外而說於物故天下之說莫如澤觀物外篇
 橫渠先生曰一其歸者君子之道多以御一作禦者小人之理
 陽遍體眾陰眾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
 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
 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說易

廣漢張氏曰震坎艮皆陽卦也然其畫皆一陽而二陰
 巽離兌皆陰卦也然其畫皆一陰而二陽此其所因者
 何也三陽之卦皆資乾之一體而成故其數奇以大而
 奇者為之主也三陰之卦皆資坤之一體而成故其數
 耦以小而耦者為之主也本其所得之德所行之行而
 言之則陽一君而二民以大者宜在上也陰二君而一
 民以小者宜在下也大者在上故能進陽而抑陰長君
 子而卑小人是以為君子之道也小者在下則陰進於
 陽而陽退聽焉小人乘時射利而君子伏焉是以為小
 人之道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陽宜其多陽也陰宜其多陰也今則反是
 其故何也陽以奇為主陰以耦為主陰陽德行又何也
 此聖人設問之意也凡陰陽二卦皆以陽為君一君而

二民者其道順也順故為君子二君而一民者其道逆也逆則為小人其故其德行以是而知也橫渠先生曰一其歸者君子之道多以御者小人之理

易說

漢上朱氏曰凡得乎乾者為陽卦震坎艮是也凡得乎坤者為陰卦巽離兌是也陽卦以奇為本故多陰陰卦以耦為本故多陽本不可二也陰陽二卦其德行不同何也陽一君而徧體二民二民共事一君一也故為君子之道陰卦一民共事二君二君共爭一民二也故為小人之道陽貴陰賤晝人多福夜人多禍故君子貴夫一也易傳新安朱氏曰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陰卦皆一陰二陽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君謂陽民謂陰本義○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而有兩箇君看是甚模樣語錄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勿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康節先生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不精義則不能入神不能入神則不能致用也觀物外篇

明道先生曰息訓為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无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為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語錄○窮神知化之妙者神也劉綸師訓伊川先生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

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子因咸極論感通之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矣天下之理一也塗雖殊而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極則一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无能違者故貞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无所不感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來屈信明感應之理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生明寒暑相推而成歲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已往來之或知也

前云屈信之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蓋不屈則无信信而後有屈觀尺蠖則知感應之理也龍蛇蟄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能奮迅也不蟄則不能奮迅矣動息相感乃屈信也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其用也潛心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與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處其身所以崇大其德業也所為合理則事正而身安聖人能事盡於此矣故云過此以往來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既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更以此語結之云窮極至神之妙知化育之道德之至盛也无加於此矣傳易○近取諸身其間闔闢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為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

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者只是理也盛則便有
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爐何物不消鑠
了○聖人之道更無精麤從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
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並入關語錄○近取諸
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信往
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信之氣生生之理自
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
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尹彥明編○易聖人
所以立道窮神則无易矣游定夫錄○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
何也曰此句須是自家體認一作玩索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
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
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分也除是禮樂亡盡然
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謂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

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必叛亂无統不能一日相
聚而為盜也禮樂无處无之學者要須識得望元承○釋道
所見偏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得與矣郭德久所錄
橫渠先生曰正惟存神爾不能利用使不思不勉執多以
御故憧憧之心勞而德喪矣將陳恬智交養故序日月寒
暑屈信相感之義也○君子行義以達其道精一於義使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如介于石故能見幾而作天下何思
何慮明屈信之變斯盡之矣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
推而歲成焉神易元方體一陰一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
夜之道也○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
害生雜之偽也○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
安身索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成自然非思
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精義入神養

之至也○義以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而已下文皆是一意行其所無事惟務崇德但妄意有意則非行其所無事行其所無事則是意必固我已絕今天下無窮動靜情偽止一屈信而已在我先行其所無事則復何事之有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之屈龍蛇之蟄莫非行其所無事是以忘其鑿也百慮而一致先得此一致之理則何用百慮慮雖百卒歸乎理而已此章憧憧往來要其有心至於德之盛也率本此意成之九四有應在初思其朋是成其心也不言心而言心之事不能虛以受人乃憧憧而致其思成道失矣憧憧往來心之往來也不能虛以接物而有所系著非行其所無事也精義入神豫而已學者求聖人之學

以備所行之事今日先撰次來日所行必要作事如此若事在一月前則自一月前栽培揆排則至是時有備言前定事前定皆在於此積累乃能有功天下九經自是行之者也惟豫而已撰次豫備乃擇義之精若是則何患乎物至事來精義入神須從此去豫則事無備備則用利用利則身安凡人應物無節則往往自失故要在利用安身益以養德也若夫窮神知化則是德之盛故云未之或知蓋大則猶可勉而至大而化則必熟化即達也精義入神以致用謂貫穿天下義理有以待之故可推用窮神是窮盡其神也入神是僅能入於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有淺深○精義入神要得盡思慮臨時無疑○精義入神固不待接物然君子何嘗不接物人則見君子閑坐獨處不知君子接物在其中睡雖不與物接然睡猶是成熟者○

知幾其神精義入神皆豫之至也豫者見事於未萌豫即
神也精義入神利用安身此大人之事大人之事則在思
勦力行可以擴而至之未之或知以上事是聖人德盛自
致非思勉可得猶大而化之大則人為可勉也化則待利
用安身以崇德然後德盛仁熟自然而致也故曰窮神知
化德之盛也自是別隔為一節義有精麤窮理則至於精
義若精義盡性則是入神蓋為一故神通天下為一物在
己惟是要精義入神所存能靜而不能動者此則存博學
則利用用利則身安身安所以崇其德也所應皆善應過
則所存者復神○德盛者神化可以窮盡故君子崇之窮理盡性
○化事之變也○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
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彊也○形
而上者得辭幾得象矣夫神為不測故緩詞不足以盡神

化為難知故急詞不足以體化○易所以明道窮神則尤
易矣○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信順理則身安
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能勉哉正蒙有乃德盛而自致爾一句
能照物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況德性自廣
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並易○天之為德
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況諸谷
以此○大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信相感之無窮故神
之應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
雖無數其實一而已○物无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信終始
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无相
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信相感而
利生焉○无不容然後盡屈信之道至虛則无所不信矣
君子无所爭知幾於屈信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信於不

五百九十七
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
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
矣○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
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
安身之要莫先焉○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信已
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氣有陽陰推行有漸為化
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
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大矣○神化者天
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雷霆
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
者歟○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
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並正○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

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无心
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无由得
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有心所謂助長也
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
然而得博學於文以求義理則亦動其心乎夫思慮不違
是心而已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
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交相養之道夫屈
者所以求信也勤學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惟博
文則可以力致人平居又不可以全无思慮須是考前言
往行觀昔人制節如此以行其是而已故動焉而无不中
理○大中謂之皇極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
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
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

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者須是學顏子
○義集須是博文博文則用利用利即身安到身安處却
要資養此得精義者脫然在物我之外

並經學
理窟

龜山楊氏曰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
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
於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
謂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矣惟无心而待物之感故
能无所不應其繇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勿從者以類而應
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
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
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
幾何或曰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能及故唯天

下之至神則无思也无思所以體道有思所以應世此
為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无思者以謂无所事乎思云
耳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今而曰不可以有
思又曰不能无思此何理哉荆川語錄○繫辭曰易无思也无
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
孰能與於此夫自至神而下蓋未能无思也惟无思為
足以感通天下之故而謂无思土木也可乎此非窮神知
化未足與議也○或問道不同不相為謀道一而已不
同者何說答曰天下殊塗而同歸故道有不同者塗雖
殊其歸則同道不同其趨則一也若伯夷伊尹之去就
則難相為謀矣並谷胡
德輝問○夫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
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内外之道也天下之物理一而
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權其分

已上三條皆

印順

之輕重無銖分之差則精矣答胡康侯書○
 廣漢張氏曰思者索其所欲慮者防其所惡思而有所
 欲慮而有所惡皆生於心之有妄也此咸九四所以憧
 憧於兩剛之間有求而往有求而來朋從爾思有所繫
 慮不能無心而待物又安知天下本同歸也而人自殊
 塗本一致也而人自百慮故日月以往來而明生寒暑
 以往來而歲成尺蠖以屈而致信龍蛇以蟄而存身故
 天地之道日月寒暑任氣之自運初无思慮也萬物之
 理尺蠖龍蛇委形之自然初无思慮也是以達乎此理
 故精義入神以致用此能為可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
 此不求其必用也始焉精義入神以致吾身之用及夫
 利用宜乎為用所惑亟於求用矣乃安身以崇德此得
 乎同歸一致之理而明乎何思何慮者也雖然此特有

用之可名也故日月寒暑則運此者也尺蠖龍蛇則由
 此者也精義入神以致用則造此而極其自得者也利
 用安身以崇德則覺此而極其高明者也故過此以往
 則雖聖人自為不敢知焉未之或知者猶書所謂我不
 敢知是也所以窮神知化而造於德之盛焉易說
 上蔡謝氏曰或問太虛无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
 止只為用他若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
 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
 了二十年前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
 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
 在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时无他念
 接物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却如何被一句轉却曰當初
 終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

通志堂

君仲

矣伊川直是會煅煉得人說了又却道恰好著工夫也語錄
 白雲郭氏曰自憧憧往來至莫益之十一義皆明聖人
 所以玩易之辭蓋將致用於天下以終上篇擬議之道
 也道以用為大故聖人以中庸為至者道之用也自一
 心之正推而及乎天下自一性之盡推而至於盡物皆
 用也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者此也且以咸卦論之則
 憧憧往來勿從爾思言其志意未定也孔子於此雖論
 何思何慮而極天下往來之理而論之則知爻辭往來
 二字非徒然也是所謂玩辭也且往來理之常也有往
 必有來有來必有往理勢之相感然也往而不來來而
 不往理无是也知往來之說則凡憧憧往來相感无定
 固有理存不必皆從爾思也惟知同歸殊塗一致百慮
 則天下何思何慮矣蓋勿從爾思者爾所感也不從爾

思者非爾所感其往來自相感也日月寒暑是也有以
 屈信相感者尺蠖龍蛇是也有以精義相感而致用者
 聖人是也此雖殊塗而同歸於感也又何必勿從爾思
 乎故日月往來則明生寒暑往來則歲成尺蠖之屈知
 其必信龍蛇之蟄知其必神然則聖人精義入神豈用
 以寂然而已哉必將致用於天下利用安身豈用以私
 一己而已哉必將崇德而廣業是皆往來屈信相感而
 利生出於自然者也夫惟有往來之感故天下之有成
 者在是焉有屈信之感故天下之致利者在是焉聖人
 內明屈信以成己故足以利用安身外窮往來以成物
 故足以窮神知化所以兼日月寒暑之成與夫尺蠖龍
 蛇之利也然非往則不來非屈則不信非精義入神則
 不能致用過此以往皆非聖人致用之道是以聖人未

通志堂

之或知也蓋謂繁而見於事物者也若是則窮神之妙知化之極非聖人盛德孰能與此觀乾之初九潛龍勿用至九五而後飛龍在天此所謂屈信相感精義入神以致用者也

易說

五峰胡氏曰夫理不窮則物情不盡物情不盡則擇義不精義不精則用不妙用不妙則不能所居而安居不安則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矣故學必以窮極物理為先也

與張欽夫書

漢上朱氏曰咸九四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勞神明以為一也夫思之所及朋則從之思之所不及其誰從乎雖憧憧於往來之間其從亦狹矣不知天下何思何慮萬物即一一即萬物同歸而有殊塗一致而具百慮其一既通萬物自應豈思慮營營之所至哉且日月寒

暑一往一來自異者觀之兩也相推而生明相推而成歲自同者觀之一也自往自來其誰使之往者屈也來者信也一屈一信默然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不屈則不能信龍蛇不蟄則不能存消息循環相待而為用夫致用在於精義義則无決擇无取舍唯其宜而已精一於義則進而入於不可知之神故感而後動其動也天其用利矣遊乎人間物莫之傷其身安矣利用安身日進无疆德不期於崇而自崇矣此吾之所知也過此以往則化矣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寒暑相代萬物自生日月寒暑所不能知也故曰聖人有所不知焉聖人有所不能焉然則所謂化者終不可知歟曰窮神之所為則知化矣德盛者自至焉道至於此萬物與我一也故曰一則神兩則化窮神則知變化之道

易傳

新安朱氏曰此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无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為哉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狹矣○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則入於私矣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也○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為入而崇德之資内外交相養互相發也○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无所用其力矣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然不知老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此上四節皆以釋咸九四爻義並本義○天下何思何慮謂雖萬變

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是先打破那箇思字却說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往來而為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信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能信也今之為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内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乎内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問天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何不云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乾乾不息者體日往月來寒來暑往者用有體則有用有用則有體不可分先後說○天下何思何慮一段此是言自然而然如精義入神

五百六十一
天爵
自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問天下同歸而殊塗
一章言萬變雖不同然皆是一理之中所自有底不用
安排曰此只說得一頭尺蠖若不屈則不信得身龍蛇
若不蟄則不伏得氣如何存得身精義入神疑與行處
不相關然而見得道理通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亦
疑與崇德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天下萬
事萬變無不有感通往來之理又曰日往則月來一段
乃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無者但憧
憧則不可○或問尺蠖之屈以求信也伊川說是感應
如何曰屈一屈便感得那信底信又感得那屈底如呼
吸出入往來○尺蠖屈便要求信龍蛇蟄便要存身精
研義理无毫釐絲忽之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要出來
致用外面用得利而身安乃所以入來自崇己德致用

之用即是利用之用所以橫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內
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事豫吾內言
曾到這裏來○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底却
不必思致用底是事功是效驗○義至於精則應事接
物之間无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
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刃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判
作兩邊去○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
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
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精義入神正與利用安身
為對其曰精此義而入於神猶曰利其用以安身耳○
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
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
諸此而已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

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无所不悉有不可
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无不利也○利用安身
今人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安利○未之
或知是到這裏不可奈何窮神知化雖不從這裏面出
來然也有這箇意思○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這德字只
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能聰明睿
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相似○窮神知化是逐些子
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
一年這是化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在陰時
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
不可測故謂之神○神化二字程子說得亦不甚明惟
是橫渠推出來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曰一
故神兩故化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甚分曉

並語錄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
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
妻其可得見邪

伊川先生曰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
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二上固為據之然苟謙柔以下
之則无害矣乃用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蒺藜
也如是死期將至所安之主可得見乎

易傳

橫渠先生曰此明不能利其用者寡助之至親戚畔之
廣漢張氏曰困人所不免也要在處之有道困而不失
其所亨者乃為君子困之六三應於上六而上六无情
屹然不動有類於石者也下乘於九二然九傷已有類
於蒺藜者也有應於上將以求名今困于石此非所困
而困焉名必辱也有依於下將以安身今據于蒺藜此

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也夫在困之時名辱身危有死

之理此身不行道雖主饋之妻且不可見宜乎凶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當困而困當據而據道之正也非所困非

所據失道之正是以名辱身危也太甲所謂自作孽不

可逭者也妻者至近而易保入宮必可見者也非所宜

為而為之者終至於不能保其妻子尚安能保四海乎

此所謂失道者寡助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人孰不欲安其身或困于石而不知休據

于蒺藜而不知避名既汗辱身既危殆日近于死亡雖

欲安得乎哉妻且不得見也况朋從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釋困六三爻義本義○問非所困而困焉名

必辱大意謂石不能動底物自是不須去動他若只管

去用力徒自困耳且以事言有著力不得處若只管著

力去做少間做不成他人知道自家無能便是辱了名

或曰若在其位則只得做曰自是如此爻意謂不可做

底便不可入頭去做語錄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

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

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伊川先生曰鷙害之物在墉上苟无其器與不待時而發

則安得獲之所以解之之道器也事之當解與已解之之

道至者時也如是而動故无括結發而无不利矣括結謂

阻礙聖人於此發明藏器待時之義也夫行一身至於天

下之事苟无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喪敗自

古喜有為而无成功或顛覆者皆由是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此明能精義以致用者易說

龜山楊氏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猶之有美玉於斯非韞匱而不沽也待賈而已矣若夫求善賈而沽則取賤之道聖人不為也

語解

廣漢張氏曰解之六三以貪殘小人輒居高位有隼居高墉之象而上六韜已成之器乘可為之時故發強剛毅誅鋤強梗如摧枯拉朽動而不括出而有獲以解其悖戾之心者亦以成器而動故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以道存諸已而困於外者在時是以藏器於身猶有待也括結也結則有閔凡无其道則括非其時則括動而不括然後出而有獲此章蓋語成器而後動動亦必有時焉故也藏器於身有其道也高墉之上斯其時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藏可用之器待可為之時動无結礙出則

有獲惟乘屈信之理而其用利者能之

易傳

新安朱氏曰括結礙也此釋解上六爻義

本義

○公用射

隼孔子是發出言外意○張欽夫說易謂只依孔子繫辭說便了如說公用射隼至成器而動者也只如此說便了固是如此聖人之意只恁地說不得緣在當時只理會得象數故聖人明之以理

並語錄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伊川先生曰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繫辭云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小與初故得无咎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暗於事變者

易說

廣漢張氏曰仁義所以責於君子小人不以不仁為恥

通志堂

不以不義為畏夫仁義不足責故非利則不勸非威則不懲也人不知義而所見者利苟不早有以懲之則將至於无父无君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此噬嗑之初九所以制之於其小履校滅趾而使之不行乃小懲而大誡也使小人知所忌憚不敢肆其暴戾是乃小人之福也說易白雲郭氏曰小人非不知天下之所謂善惡亦非不知天下之禍福也蓋昧於善惡幾微之際故積而至於大惡以受天下之大禍者多矣聖人憫其愚而受禍也於是制刑以小懲之懲其小而誠於大則終无大惡大禍之虞是豈非小人之福哉此所以履校滅趾於初然後終无咎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小人不恥不仁故不畏不義陷於死已辱及其先恥孰大焉雖愚也而就利避害與人同故見利

而後勸威之而後懲小懲大誡猶為小人之福况真

義乎易

新安朱氏曰此釋噬嗑初九爻義義本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伊川先生曰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以校為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其耳誠聰之不明也易傳

廣漢張氏曰善之於惡皆曰積善固可欲也然不積亦未至於成名惡固可惡也然不積亦未至於滅身奈何小人以小善未足以成名而不為以小惡未足以滅身而不去終至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至於噬嗑

上九何校滅耳凶由此觀之初之履校滅趾使之不行者豈非小人之福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善惡之道皆積而至非一朝一夕之故積惡不已能无終凶乎明善惡之積知所當為知所當去斯謂之君子已夫

易說

漢上朱氏曰精於義者豈一日積哉彼積不善以滅其身者不知小善者大善之積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此釋噬嗑上九爻義

義本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伊川先生曰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福敗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明君子之見幾

易說

廣漢張氏曰否之九五休天下之否而天下已向於泰通之時也然古之人君在解則必思夙吉在既濟則必思豫防故人皆樂於安也乃安而不忘危人皆知其存也乃存而不忘亡人皆習於治也乃治而不忘亂如此則身安而國家可保故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夫審其亡之戒而繫之苞桑則根本固而不可動搖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安危存亡治亂蓋相代相生之道是以聖人居安慮危故終无危亡之患

易說

漢上朱氏曰夫身者國家之本存亡治亂之所繫身雖安矣猶不可恃也故安其位者危保其存者亡有其治者亂君子兢兢業業不恃其有故身安而國家可保國家保而德崇矣

易傳

新安朱氏曰此釋否九五爻義本義○問危者以其位為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已者以其存為可常保是以已亂者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曰某舊也如此說看來保字說得較牽強只是常有危三與亂之慮則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語錄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伊川先生曰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其凶可知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蔽於所私德薄知小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知利用以安身者易說

漢張氏曰古之人易說任事之際必自揣其才

力可易說勝其任乎然後膺人君顧託庶幾上不負其社稷下不負其生靈鼎之九四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如鼎之折足其形流汗而凶也蓋不能自揣以勝其所任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道之用无施不可自一身至天下其用皆一安有不勝之患哉此論不勝其任者蓋因鼎而言也鼎器也於人才器之象也才器限量不同猶若鼎然故有不勝其任之凶君子不器則无限量矣故形而上者為道形而下者為器易說

漢上朱氏曰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欲稱力三者各當其實則用利而身安小人志在於得而已以人之國僥倖萬一鮮不及禍自古一敗塗地殺身不足以塞其責者本於不知義而已易傳

新安朱氏曰此釋鼎九四爻義本義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明道先生曰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朱公換問學拾遺○介于

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李籲所錄

伊川先生曰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及交於上以恭異故過則為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為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

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

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

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贊之曰萬夫之望易傳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李籲師說

橫渠先生曰人道之用盡於接人而已諂瀆召禍理勢必

然故君子俯仰之際直而好義知幾莫大焉○知幾者為

能以屈為信○幾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

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知幾其

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見其幾

則隨有所處不可過也豈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

者也夫幾則吉凶皆見特言吉者不作則已作則所求乎

向吉○豫之六二常不動故能得動之微○不終日貞吉

言速正則吉也六二以陰居陰獨无累於四故其介如石

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常易
故知險常簡故知阻君子見常不動故能得動之微君子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苟見其幾則時處置不欲過何俟終
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特言吉者事則直求須向吉也
○觀其幾者善之幾也惡不可謂之幾如曰幾者動之微
吉之先見亦止言吉耳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人事不過於
上下之交此可盡人道也且如孝弟人之本亦可以言幾
造端乎夫婦亦可以言幾親親而尊賢亦可以為幾就親
親尊賢而求之又有幾焉又如言不誠其身不悅於親亦
是幾處苟要入德必始於知幾○未嘗不得其中故動止
為衆人之表上无易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死生止
人之終始也學必知幾造微知微之顯知風之自知遠
之可以入德由微造之能知其微由末即至其本也

言汪張氏曰豫之六二當天心悅豫之時人皆樂通於
物而為悅也六二乃介然如石當是時也上交於五不
為諂諛也下交於初不為褻瀆也乃介如石焉其方寸
之地淵靜而物來能名事至能斷寧用終日斷可識矣
故在微而能知彰在柔而能知剛宜乎天下萬民望之
而為標準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人有君子小人之辨者以君子知道知道
則知幾矣小人不知道不知道則不知幾矣是以小人
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皆
以其不知幾故也且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言吉則凶
可知君子由幾而趣者吉也故此獨言吉方豫之時其
介如石有无逸之戒居上居下无與為豫者是以上交

不諂下交不瀆而為知幾之君子也且諂瀆至微也而
 鳴豫之凶有由諂瀆而生者是其所以為幾也君子極
 深研幾則能盡神故曰知幾其神乎知微知彰自微而
 知著也知柔知剛由一而知二也是皆知幾之道也知
 幾則能成天下之務是有長人之道故為萬夫之望橫
 渠先生曰常易故知險常簡故知阻豫之六三常不動
 故能得動之微易說○至誠者大則通於道小則窮於理
 天下事物未有能逃於此者是以禍福善不善必先
 知之自君子觀之謂之知幾自眾人言之謂之辭知易曰
 知幾其神矣乎故此論前知則曰至誠如神中庸解
 漢上朱氏曰神難言也精義入神以致辨其唯知幾乎
 知幾其神矣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譬如陽生而井温
 雨降而雲出眾人不識而君子見之其於行義也不亦

有餘裕乎夫安危存亡之幾在於始交之際君子上交
 不諂下交不瀆義之與比无悔吝藏於其中知幾故也
 是以君子見微已去小人遇禍不知見與不見相去遠
 矣進此道者存乎介而已確然守正不轉如石者乃能
 見之其心定其智明默識而善斷故不俟終日也守身
 如此无一朝之患矣知彰易知微難知剛易知柔而剛
 難君子見幾故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一龍一蛇或弛或
 張唯義是適則萬夫望之而取法焉所從者豈特其朋
 從之彼勞思慮者亦末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此釋豫六二爻義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
 本義○易曰知幾其神乎便是這事難如邦有道危言危
 行邦无道危行言孫今有一樣人其不畏者又言過於
 直其畏謹者又更不敢說一句話此便是不曉得那幾

若知幾則自中節无此病矣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蓋上交貴於恭恭則便近於諂下交貴和和則便近於
瀆蓋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下面說幾最要看箇幾字
只爭些子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而顯然
道理也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見或問
幾者動之微何以獨於上交下交言之曰上交要恭遜
纔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諂底意思在裏下交不瀆亦
是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近諂近瀆便勿令如此此
便是知幾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幾者動之微
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
出處已過在太一何得所以聖賢說謹獨便是要就幾處
處心處事

高字

得是幾自是有善有惡君子見幾亦是見得方舍惡從
善○問伊川說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其說如
何曰也好看來只作四件事亦自好既知微又知彰既
知柔又知剛言其无所不知所以為萬民之望也並語錄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行也易曰不遠復元祇悔元吉

伊川先生曰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
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
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
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易傳○祇與底同使底
至也无至於悔也○大學之道在明其明德明德乃止於
至善也知既至自然意誠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
也知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並朱公揆問學拾遺○如

通志堂

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夫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這便有分別若无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顏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些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馮氏拾遺○**三條增**

橫渠先生曰盛德之士然後知化如顏子庶乎知化也有不善未嘗不知已得善者辨善與不善也易有不善未嘗不知顏子所謂有不善者必只是以常意有迹處便為不善而知之此知幾也於聖人則无之矣○知德為至當而不忘至之可見吉於微也蓋欲善不舍則善雖微必知之不誠於善者惡能為有為无雖終身由之不知其道烏足與幾乎顏子心不違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其致一也○知不善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孔子稱顏子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其知不善非獨知己凡天下不善皆知之不善則固未嘗復行也又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亦是非獨自見其過乃見人之過而自訟其殆庶幾乎言深於知幾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性不可離可離非率性也道无隱微之間於獨而不慎是可須臾離也故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見此則知所以戒慎恐懼矣顏子不遠復其進於此乎中庸解

廣漢張氏曰復貴於早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方其萌於心謀於慮乃改其過而不行此近於復之初九所以无祇悔也易說

五峰胡氏曰儒者之道率性保命與天同功是以節事取物不厭不棄必身親格之以精其知焉夫事變萬端

而物之感人无窮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而居敬
以持其志志立於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
可精目流於形色則知自反而以理視耳流於音聲則
知自反而以理聽口流於唱和則知自反而以理言身
流於行止則知自反而以理動有不中理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此顏子所以克己復禮不遠復而庶幾聖
人者也及其久也德盛而萬物一體仁熟而變通不窮
豈特不為事物所迷亂而已哉視聽言動皆由至理形
色音聲唱和行止无非妙用事各付事物各付物人我
內外貫而為一應物者化在躬者神至此則天命在我
无事於復而天地之心可一言而盡矣復齋記
屏山劉氏曰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
者必自戶始學易者必自復始得是者其惟顏子乎不

遠而復稱為庶幾蓋本夫子嘗以復禮為仁之說告之
矣顏子躬行允蹈遂臻其極一已既克天下歸仁復之
之功至矣顏子終日如愚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為仁
一為邦夫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原易之用內
焉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顏子盡之雖无諸子
之著撰謂之通易可也屏山集
白雲郭氏曰顏子亞聖之道未能无過故語稱不貳過
未能无得失故中庸言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
由此則知庶幾於聖人矣故此言其殆庶幾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夫智周萬物者或暗於自知雄入九軍者
或陣於改過克己為難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故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孰謂小善為无
益而可以弗為小惡為无傷而可以弗去乎復者剛反

動之卦也善者天地之性而人得之性之本也不善非性也習也不遠而復者修為之功也故曰不善未嘗弗知知之未嘗復行知之者覺也自性也或曰鮒椒之惡豈習乎曰知脩為之功則復其本矣由其習之不已迷而不復矣人之生有氣之質有性之本剛柔不齊者氣也性之本則一而已矣故曰天地貞觀也日月貞明也氣豈能變哉傳易

新安朱氏曰殆危也庶幾近意言近道也此釋復初九爻義本義○殆是幾乎之意又曰是近又曰是危殆者是爭些子底意思又曰或以幾字為因上文幾字而言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做近字說○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人只知之未嘗復行為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今人亦有說道知

得這箇道理及事到面前又却只隨私欲做將去前所
知者都是忘了只為是不曾知○顏子天資好如至清
之水纖芥必見並語錄

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
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伊川先生曰網緼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萬
物之化醇醇謂濃厚猶精一也男女精氣交構則化生
萬物惟精醇專一所以能生也一陰一陽豈可二也故三
則當損言專致乎一也天地之間當損益之明且大者莫
過此也傳易○道无无對有陰必有陽有善必有惡有是必
有非无一亦无三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
其友只是二也○網緼陰陽之感並入關語錄

橫渠先生曰始陳上下交以盡接人之道卒具男女致一

之戒而人道畢矣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網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无非教也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而不一也天大无外其為感者網緼二端而已焉○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歟並易說○大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網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網緼不足謂之大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

已蒙

竇漢張氏曰天下之理惟致一者能得其要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苟狹二三之心狐疑之志則安能盡誠而進於德乎損之六三所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能致一者也益之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不能致一者也竊觀天地網緼萬物化醇此二氣所以致一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六子所以致一也○又曰邵子云網氣之相因緼氣之相溫相因為合相溫以為和此萬物之化也醇而已醇者其氣也所謂精神生於道者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則生者精也道微而有一以至萬則萬物皆出於一人之所以致一者應性命之理而不以妄易真以復其本而已此損之六三言致一也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夫
 然後知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凡以此也中庸
 白雲郭氏曰天地男女之化生皆由致一以交感三人
 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以交感也損自
 泰來由乾坤而為艮兌故有天地男女之象易
 漢上朱氏曰天地萬物其本一也天地升降其氣絪縕
 萬物化矣醇而未雜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劉牧
 曰乾道自然而成男坤道自然而成女序卦言萬物則
 男女在其中矣曰萬物化醇者言其一未始離也天地
 既生萬物萬物各有陰陽精氣相交化生无窮序卦曰
 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劉牧曰咸卦不繫之於離坎以離
 坎而上男女自然而生咸卦而下男女偶合而生曰男
 女曰化生者有兩則有一也損之六三曰三人行則損

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致一則殊塗而同歸
 一致而百慮矣老氏論天地王侯得一又曰天地相合
 而降甘露老氏之所謂得一相合即夫子所謂致一也
 其在卦則六爻相應合而致用是也易
 新安朱氏曰絪縕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
 也化生形化者也此釋損六三爻義本義○天地氤氳言
 氣化也男女構精言形化也○致一專一也惟專一所
 以能絪縕若不專一則各自相離矣化醇是已化後化
 生指氣化而言草木是也○致一是專一之義程先生
 言之詳矣天地男女都是兩箇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
 了三人行減了一箇則是兩箇便專一一人行得其友
 成兩箇便專一程先生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五皆兩
 相與自說得好初二陽四五陰同德○橫渠云艮三竅而

得男乾道之所成兌三索而得女坤道之所成所以損
有男女構精之義亦有此理並語錄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伊川先生曰君子言動與求皆以其道乃完善也不然則取傷而凶矣易傳

橫渠先生曰此又終以昧於致用之戒易說
廣漢張氏曰身不安則存諸己未定孰能為人乎故安其身而後動可也心不易則是非毀譽懷於胸中而與之交戰能無懼乎故易其心而後語可也交不定則好惡異尚而情不通孰肯應乎故定其交而後求可也益

之上九立心勿恒不能盡此所以致凶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慎於持滿之戒脩此三者以保其營全蓋懼益之極也益道未極則人必與之人與之則益日至益道既極則人必莫之與莫之與則莫之益也故傷之者必至此固損益常理況立心勿恒之人寧无凶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所謂全者合我與人而為一也動而與之者安其身而後動也語之而應者平其心而後慮也求而與之者定其交而後求也三者得故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故曰君子脩此二者故全也離而為二物物成敵莫或與之擊之者至矣故曰立心勿恒凶勿恒者不一之謂也張載曰下文當云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

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考之
義或然也順乎天者天助之應乎人者人助之其致一
之效乎此章以咸困解噬嗑否鼎豫復損益十卦十一
爻盡其義蓋書之於言有不能盡也傳
新安朱氏曰此釋益上九爻義本○夫子云不學詩無
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而
後語也評

右第五章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七十七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七十八

後學成德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
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
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伊川先生曰或曰乾坤易之門其義難知餘卦則易知也
曰乾坤天地也萬物烏有出天地之外者乎知道者統之
有宗則然也而在卦觀之乾坤之道簡易故其辭平直餘
卦隨時應變取舍无常尤為難知也知乾坤之道者以為
易則可也說經

橫渠先生曰推而行之存乎通所謂合德墮然確然所謂
有體乾於天為陽於地為剛於人為仁坤於天則陰於地
則柔於人則義先立乾坤以為易之門戶既定剛柔之體

極其變動以盡其時至於六十四此易之所以教人也○其文辭錯綜而條理不雜○世衰則天人交勝其道不一易之情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或問易曰乾坤其易之門所謂門莫是學易自此入否曰不然今人多如此說故有喻易為屋室謂其入必有其門則乾坤是也為此言者只為元不曉易夫易與乾坤豈有二物孰為內外謂之乾坤者因其健順而命之名耳乾坤即易易即乾坤故孔子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蓋无乾坤則不見易非易則无乾坤謂乾坤為易之門者陰陽之氣有動靜屈伸爾一動一靜或屈或伸闔闢之象也故孔子又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所謂門者如此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夫氣之闔闢往來豈有窮哉有闔有闢變由是生其變

无常非易而何大抵看易須先識他根本然後有得夫易求之吾身斯可見矣豈應外求橫渠於正蒙中曾略說破云乾坤之闔闢出入息之象也非見得徹言不能及此某舊曾作明道哀詞云通闔闢于一息兮尸者其誰蓋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不知自求只於文字上用功要作何用○問乾坤即陰陽之氣否曰分明說乾陽物坤陰物既是陰陽又曰乾坤何也曰乾坤止言其健順爾欲識本根須是知體同名異自然意義曉然

並南都語錄

廣漢張氏曰易寓於乾坤乾坤可以見易故乾坤乃易之門言易之道出入於乾坤之兩間者乎以卦言之乾之三奇乃陽物也坤之三耦乃陰物也三奇三耦索而為六子互體卦變積而為六十四此陰陽合德而剛柔

有體也夫四時之迭運五行之攸序皆天地之撰也聖人作易所以體天地之撰者如損益之盈虛剝復之進退乃體天地之撰者乎陰陽之造化剛柔之消長皆神明之德也聖人作易所以通神明之德者如知死生之說知幽明之故乃通神明之德者乎是以三易之稱或曰歸藏而始於坤或曰連山而始於艮或曰周易而始於乾坤此三者之名雖曰雜也然其畫皆六其卦皆八初未嘗越於道也然考其類之所在則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皆世衰道微者乎說易

屏山劉氏曰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者當自戶始學易者當自復始屏山集

白雲郭氏曰此章論易之為書也乾坤二卦在易之書猶易之門學者首當明乾坤之義也自道言之三才之

內无非物乾坤雖非天地萬物以類言之亦陽物陰物也況在易之乾坤見於卦象者乎乾坤合陰陽之德而後有剛柔之體蓋言先得乾坤陰陽之道而後見於象者剛柔之體具焉剛柔之體具則六十四卦由之而生故觀其象則可以體天地之撰明其義則可以通神明之德矣六十四卦稱名雖雜而不越乎乾坤剛柔之一道也稽其言之類不過於幾微禍福吉凶悔吝皆衰世之意邪是亦聖人之情見乎辭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坤毀則易无自而入矣乾剛者陽之物老陽之策也其德則健坤柔者陰之物老陰之策也其德則順陰陽氣也剛柔形也氣變而有形形具而有體是故揔策成交健順合德而剛柔之體見矣聖人以此體天地之撰體形容之也撰定也形

容天地之所定者體造物也即剛柔有體是已天神也地明也通神明之德者示幽顯一源也即陰陽合德是已陰陽相盪剛柔相推自乾坤而變八卦自八卦而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稱名也雜然不齊枝葉至扶疎矣而亦不越乎陰陽二端而已乾坤其易之門邪伏羲始畫八卦文王監於二代而作周易周公因於文王而作爻辭卦有象爻有變動繫辭焉而命之日益詳矣蓋時有汗隆道有升降世既下衰不如是不足以盡天下之情偽何以知其然哉於此稽考其類則知之矣

傳易

新安朱氏曰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撰猶事也○萬物雖多无不出於陰陽之變故卦爻之義雖雜出而不差繆然非上古淳質之時

思慮所及也故以為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

並本

○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別有易只易便是乾

坤乾坤便是易似那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只是一箇陰陽做底如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問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是出如兩儀生四象只管生出耶為是取闔闢之義耶曰只是取闔闢之義六十四卦只是這一箇陰陽闔闢而成但看他下文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便見得只是這兩箇○乾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之撰撰即是說他做處○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曰他後面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看來只是謂卦名又曰繫辭自此以後皆難曉○於稽其類一本作於稽音啓其類又一本於作鳥不

知如何曰但不過是說稽考其事類○其衰世之意邪
 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
 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
 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如箕子之明夷如入
 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此若不是經歷如何說
 得並語錄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
 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
 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橫渠先生曰夫易彰往察來而微顯闡幽如坤初六驗履
 霜於已然察堅冰於將至之類數往知來其義一也○顯
 者則微之使求其原幽者則闡之使見其用故曰其事肆
 而隱○天下之理既已思盡思易之三百八十四爻變動

以寓之人事告人以當如何時如何事若其應也如何則
 吉如何則凶宜動宜靜丁寧以為告戒此因貳以濟民行
 也並易說

廣漢張氏曰論易之神彰往察來論易之道微顯闡幽
 往來以時言或往或來以其无常人不能知也惟易之
 神往者彰之來者察之微幽以理言或微或幽人不能
 察也惟易之道微者顯之幽者闡之易之神易之道儻
 非乾坤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易之道安能備而
 無窮乎是以乾陽物其數為奇坤陰物其數為耦陽奇
 陰耦以示之然後即其健而名之以乾即其順而名之
 以坤以至六子六十四卦當其名也夫名既當則剛柔
 之物雖曰相雜蓋有自然而辨者矣言天下之至蹟而
 為象言天下之至動而為爻以至吉凶者言乎其失得

法百四七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皆正其言也夫言既正則辭之指其所者蓋有自然而斷者矣○夫名卦曰睽而已而天下之事同男女之事類在焉名卦以恒而已而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在焉此稱名小而取類大也利用安身窮神知化咸九四之意深矣其辭乃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已氤氲化醇男女構精損六三之意遠矣其辭乃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而已此其言遠其辭文也在同人未嘗言同所言者類族辨物之事其言雖曲也乃中其尚同大過之弊也在鼎所載者以木巽火烹飪之事其事甚肆而易見也然所寓者皆養賢享帝與夫取新之道隱於其間也是以民之雖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甚者有知者疑而不能肆其謀有力者疑而不能肆其勇此聖人之作易所以因

民之疑以濟其民行所以明其失得之報

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易之爲書也所以彰往聖之道察方來之變而垂教於无窮其微顯闡幽所謂顯道神德行也開明大道至於六十四其當名辨物正言斷辭无或不備雖其稱名小者其取類大也言遠者道具於言此辭文者道顯於辭也其言屈曲而發无不中其事肆直而理无不精開明失得之報以濟民之所行故曰因貳貳者失得也斯道得則吉報之斯道失則凶報之故吉凶所以爲失得之報也前言當名謂卦也辨物謂象也正言爻彖之辭也斷辭繫之以吉凶者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夫易之爲書以八卦言之自震至乾彰往也自巽至坤察來也一往一來周旋无窮是謂環中以重卦言之前卦爲往後卦爲來自內之外爲往自外之

內為來彰往故微顯察來故闡幽顯莫如既往而有微而難知之理幽莫如方來而有顯而易見之象開釋爻卦各當其名無隱也辨陰陽之物正吉凶之辭無遺也斷之以卦辭爻辭則備矣觀乎此宜若坦然明白使人易曉矣然而其稱名也小則百物不廢其取類也大則達之於天下意有餘故其言遠物相雜故其辭文其言致曲而復中於道其事閎肆而實本於隱非天下至神至精至變有不能與也而又因其疑貳不決恐懼易入之時以濟民行告之以吉凶悔吝之辭以明矣得之必報蓋有遠害防患之心非衰世之意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開而之而亦疑有誤肆陳也貳疑也義本○彰往察來往者如陰陽消長來者事之未來吉凶○問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

往相似往是已定底如天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丁來謂方來之變亦皆在這上曰是○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面尋其不可見底教人知得○微顯闡幽便是顯道神德行德行顯然可見者道不可見者微顯闡幽是將道來事上看言那箇雖是麤底然皆出於道義之蘊微顯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將那道理來事物上與人看就那事物上推出那裏面有這道理並語

右第六章新安朱氏本義曰此章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後皆放此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伊川先生曰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怨字既有此二字聖人安得无之劉元承手編

橫渠先生曰諳識情偽吉凶之變故能體盡性命

易說

廣漢張氏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時上下數千百年民淳事簡三畫足以周天地之情八卦足以盡事物之變當是時也易不以不興而亡也及夫周之文王在商受之時有君人之大德內文明而外柔順望道而未見於是重伏羲之一卦而八八卦而六十四一爻而六六爻而三百八十四此易所以興於中古也然六十四卦皆濟民行而出民於憂患也而特取九卦以言之者蓋涉世路始於履終於巽則庶幾免人道之患也下文所以三言之

易說

白雲郭氏曰易始於包犧而興於文王故曰中古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謂文王也說者謂既有憂患則須脩德以避患故明九卦為德之所用誤矣夫聖人脩德又

豈係於憂患乎而孔子言此者蓋以聖人居崇高之位道行於天下為帝為王參天地贊化育則易行乎其中矣固不必有作也及其道不行於天下而憂患天下後世之深欲力以斯文昭示來世則不得不作矣此文王所以蒙大難而作易也然則孔子道不行而繫易其亦所謂憂患者乎故憂患者蓋憂患後世之不復與聞斯道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作易者上古也興易者中古也何以知易興於中古邪觀九卦之象聖人有憂患後世之心得失滋彰矣然則上古作易何以知有憂患乎曰聖人隨時者也佃漁不厭則耒耜之利不興結繩未弊則書契之文不作而所以憂患後世者固已具於八卦之中至於文王而易道興矣

易傳

新安朱氏曰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

彖辭易道復興義本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園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橫渠先生曰巽德之制者量宜接物故曰制也易說

廣漢張氏曰是以君子非禮勿履欲崇其德必始於禮履為德之基謙者處後而人先之君子有終不可須臾去也故曰謙德之柄人復而反本則不逐於末故曰復德之本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故恒則德之固而不可動搖乎損去其害德者德自此而脩矣益者日益以增而進故綽然有餘也在困窮之時不待言而德自辨矣風雨然後知雞鳴不已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積德如井內不失已外不失人而又不改焉所以為德之地巽以行權巽為木言其曲直不執一節巽為風言其去來不知所自德至於巽則達權通變制於事而不執於一方如工之制器者乎易說○俞秀才問九卦乃學者用工之實歟先生曰九卦有次序履德之基為先步南軒集步踏實地也

白雲郭氏曰聖人用易上篇言之詳矣而脩德之事或未盡也故舉九卦以明之夫擇可履而履之故為德之基謙以持之為德之柄復以反之為德之本恒以可久為德之固損其害己之欲故為德之脩遷其益己之善故為德之裕困而不失其所亨故為德之辨改邑不改井井猶性也故為德之地巽以申命行事故為德之制此聖人以九卦成德於內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履說而應乎乾履乎和者也故為德之基
 謙執之而有終者也故為德之柄復剛反動而復其初
 德自此始者也故為德之本恒久而不已終則有始者
 也故為德之固損損其可損而致一者也故為德之脩
 益益其可益而日進者也故為德之裕困剛見揜而不
 失其所亨者也故為德之辨井剛中而不變者也故為
 德之地巽以剛下柔不失乎中者也故為德之制易傳
 新安朱氏曰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
 後其德有以為基而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為禮者
 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脩德以處憂
 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
 而善端存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脩身遷
 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

巽順於理以制事變也義本○鄭仲履問易繫云作易者
 其有憂患乎如何止取九卦曰聖人論處憂患偶然說
 此九卦爾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
 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
 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處
 憂患底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若以因
 為處憂患底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何觀聖人之經正
 不當如此後世拘於象數之學者乃以為九陽數聖人
 之舉九卦合此數也尤泥而不通矣今之談經者往往
 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
 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
 經之大患也○三說九卦是聖人因上面說憂患發明
 此一項道理不必深泥如困德之辯若說蹇屯亦可蓋

三百六十三
易集義卷之十一
偶然如此說大抵易之書如雲行水流本無定相確定
說不得揚子雲太玄一爻吉一爻凶相間排將去七百
三十贊乃三百六十五日之晝夜晝爻吉夜爻凶又以
五行參之故吉凶有深淺毫髮不可移此可為典要之
書也聖人之易則有變通如此卦以陽居陽則吉他卦
以陽居陽或不為吉此卦以陰居陰則凶他卦以陰居
陰或不為凶此不可為典要之書也○履德之基只是
要以踐履為本謙德之柄只是要謙退若處患難而矯
亢自高取禍必矣復德之本如孟子所謂自反困德之
辨困而通則可辨其是困而不通則可辨其非損是懲
忿窒慾益是脩德益今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巽只
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他道
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麤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

此行權便就錯了巽伏也入也○問井德之地曰井有
本故澤及於物而井未嘗動故曰居其所而遷如人有
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井以辯義如
人有德而其施見於物自有斟酌裁度○問巽德之制
曰巽為資斧巽多作斷制之象蓋巽字之義非順所能
盡乃順而能入之義謂巽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
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
得盡如何可以行權並語錄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辯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
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伊川先生曰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之
設是撰造也撰造則為偽也周行錄
橫渠先生曰履和而至和必以禮節之注意極佳○益必

實為有益如天之生物長必裕之非虛設也○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巽稱而隱順以達志故事舉而意隱並易說○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正蒙

廣漢張氏曰孔子論乾之九三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蓋言九三不中能知中之可至此知幾也故中者可至之地不及於中非至也過於中非至也禮而行其大同於人而又得不失於中也故曰履和而至謙之彖曰謙尊而光此又復云者言尊者知謙則合并天下眾善善為君子之光者矣人之復貴乎早方其發於心萌於慮如顏子之不遠復此小而辨於物也若夫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白而易汙者不若涅而不緇剛而易折者不

磨而不磷故有恒德者雜之而不厭然後見其道之久也去其害已懲忿窒慾所以為難也及夫毀已遠害則復易矣天下之益有心為之此出於作為所以為設也人君之益天下天地之益萬物長之裕之皆貴於不設因其自然可也在困而能通者所以為君子也是以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其唯君子乎故既窮禍患人不我知君不我用此困宜乎窮也然君子致命遂志而其道常通者乃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諸已然後可以推而及人井居其所乃存諸已往來井井遷而及人者也凡為人者必失己為己者必失人惟井居其所而遷此物我兩存也有智名者智有時而窮有勇名者勇有時而竭曾不知巽之為道時之或文或質事之或寬或猛皆稱其宜殆求其迹而不可見者此巽稱而隱者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說而應乎乾和也辯上下定民志至也尊而謙益光之道也復之早辨不遠復也剛柔皆應恒是以雜而不厭也懲忿窒慾先難後易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長裕不設也不設者不居於一方也困窮而通人窮而道亨也井居其所而能遷其不窮之養也巽之申命其稱也順而入之其隱也此九卦之性情也易說漢上朱氏曰履和而至於禮不至則流而徇於物矣謙卑而人尊之其道光也復小而辨於物者以初九也人之所以異於萬物者以其存心也復之剛陽反動於初則善心生於冥昧難知之時不俟乎大而後與物辨也斯非德之本歟恒泰之變也初九正也動而之三雷風並作萬物繁興之時三守正不動酬酢而不厭天地所不能旋日月所不能眩可以言德之固矣損先難而後

易何也情慾者強陽之氣也初損之必有吝心剛健決斷乃能行之故先難也及其既損考諸理而順反諸心而悅其孰禦我哉故後易也夫一介不以取諸人然後繫于駟之馬而弗視祿之以天下而弗顧故曰仁亦在熟之而已益長裕而不設何也益否之變也九四下益於初初九正也益物以誠也益物以誠即是自益以誠故四與初以益而正誠自成也受益者不贅益之者不虧與時偕行如天地之裕萬物非張設之也困窮而通何也否之上九陷而之二上下柔揜之窮也處險而說在窮而心亨通也通者不窮之謂豈必富貴利達而後為通哉故曰學不能行謂之病病則窮矣井居其所而遷何也泰初之五為井初九正也九五亦正也初遷之五往者正也五遷之初來者正也五居其所而往來皆

正能遷也巽稱而隱何也遷二之四為巽稱者輕重均之謂也二陰方進六二從四九四君子屈已以下之則君子小人勢均矣人見其屈已以為巽而不知六二亦巽乎剛故曰稱而隱傳易

新安朱氏曰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於羣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義本○損先難而後易如子產為政鄭人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人復歌而誦之蓋事之初在我亦有所勉強在人亦有所難堪久之當事理順人心這裏方易便如利者義之和一般義是一箇斷制物事恰似不和久之事得其宜乃所以為和如萬物到秋許多嚴凝

肅殺之氣似可畏然萬物到這裏若不得此氣收斂凝結許多生意又無所成就其難者乃所以為易也益長裕而不設長裕只是一事但充長自家物事教寬裕而已困窮而通此因困卦說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此是致命遂志之時所以困彖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蓋處困而能說也困而寡怨是得其處困之道故无所怨於天无所尤於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怨尤矣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動之物然其水却流行出去利物井以辯義辯義謂安而能慮蓋守得自家先定方能辦事之是非若自家心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辯其義也巽稱而隱巽是箇卑巽底物事如兌見而巽伏也自是箇隱伏底物事蓋巽一陰在下二陽在上陰初生時已自稱量得箇道理了不待顯而後見如

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箇道理處置他不待發露出來
 如云尊者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蓋才見箇尊長底人
 便自不用問其年不待更計其年然後方稱量合問與
 不合問也稱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
 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
 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問巽稱而隱曰
 以巽以行權觀之則稱字宜音去聲為稱物之義又問
 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仁精義熟於事能優游以入
 之意曰是又曰巽是入細底意說在九卦之後是八卦
 事了方可以行權某前時以稱揚為說錯了並語錄
 復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
 利困以寡怨并以辯義巽以行權

明道先生曰巽以行權義理所順處所以行權朱公揆問學拾遺

橫渠先生曰稱物平施隨所求小大與之此辯義也○巽
 以行權者不巽則失其宜也並易說

廣漢張氏曰人之行或太過或不及或為人或為己不
 得其節者多矣惟履有以和其行則仁不失於姑息義
 不失於刻剥信不至於失己智不至於穿鑿此履所以
 和行也謙之象曰稱物平施而傳謙以輕為戒故君子
 之謙非樂於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以制禮而未
 嘗過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豈非自知
 乎此非因人而知乃悟之於心覺之於性也故曰復以
 自知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恒之君子素
 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其德如天地之貞觀
 日月之貞明終始如一故曰恒以一德九卦所論皆脩
 身行己之事損以遠害益以興利非謂去天下之害興

天下之利也害於己者遠之如懲忿窒慾是也利於己者興之如遷善改過是也遠害之遠如遠佞人之遠興利之興如興於詩之興在困而怨者不能樂天者也然人皆有情能寡其怨者亦可貴也欲知義觀諸井則義明矣此井所以辯義九卦惟井為象之顯然者所以明其義人之出處進退取舍辭受即井以明之故內能存己外不絕物乃為義也孔子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此權不易至也至於巽以行權則人道之患莫能及矣所以終之以此

說易

白雲郭氏曰聖人因履之和以和行因謙之遜以制禮因復以自反於道因恒以不變其德因損以去其害己者因益以遷善因困而亨道則无怨尤於天人因井以

辯勞民往來之有義因巽以行申命之權是皆聖人用

九卦以見於有行也權者反於古而宜於今道之權也

非小人之狙詐也堯舜傳賢而禹傳子權也夏尚忠商

尚質周尚文亦權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履以和行何也和者禮之用節者禮之體

節而不和禮不行矣謙以制禮何也禮自卑而尊人自

後而先人不能乎謙安能行禮復以自知何也有善必

自知之不善必自知之脩其善則復矣恒以一德何也

雜而不厭非徇物也久而不變也久則其德无二三矣

損以遠害何也自損以脩德則物无害之者故曰恭寡

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鮮矣益以興利何也

因其所利而利之也困以寡怨何也雖困而通在窮而

悅樂天者我不尤人人復何怨井以辯義何也井自

守以正與人必以正處已處人各得其宜者也巽以行
 權何也權者稱之所以輕重也與時推移泯然无際如
 行權稱物人見其適平而已其序則履和執謙復本恒
 久損已益人然後可以處困不窮能遷然後可以行權
 九卦履出於乾謙復出於坤恒出於震損出於艮益出
 於巽困井出於坎獨不取離何也離萬物皆相見之卦
 包犧氏取之文王内文明外柔順以蒙大難則在地中
 時也傳易

新安朱氏曰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慮義本○
 問井以辯義之義曰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地也
 蓋井有定體不動然水却流行出去不窮猶人心有持
 守不動而應變則不窮也德之地也地是那不動底地
 頭一本云是指那不動之處又曰佛家有函蓋乾坤句有隨波逐流句

有截斷衆流句聖人言語亦然如以言其遠則不禦以
 言其邇則靜而正此函蓋乾坤句也如井以辯義等句
 只是隨道理說將去此隨波逐流句也如復其見天地
 之心神者妙萬物而為言此截斷衆流句也○問巽以
 行權曰權之用便是如此見得道理精熟後於物之精
 微委曲處無處不入所以說巽以行權○問權是逶迤
 曲折以順理否曰然巽有入之義巽為風如風之入物
 只為巽便能入義理之中無細不入又問巽稱而隱隱
 亦是入物否曰隱便是不見處○隱不見也如風之動
 物无物不入但其見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
 ○問巽以行權恐是神道曰不須如此說巽只是孝順
 低心下意底氣象人至行權處不少巽順如何行得此
 外八卦各有所主皆是處憂患之道○巽以行權兌見而

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底做却不成行權並語

右第七章新安朱氏本義曰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元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康節先生曰易无體也曰既有典常則是有體也恐遂以

為有體故曰不可為典要既有典常常也不可為典要變

也觀物外篇

橫渠先生曰心不存之是遠也不觀其書亦是遠也蓋其

為道屢遷易說

廣漢張氏曰易之書所以載道以其載道故不可遠如

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譬之日

月之於人水火之養生人雖欲遠之有不可得者故曰

不可遠故其為道也屢遷觀其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此

言六爻无定位也上下无常剛柔相易此言六爻无定

體也惟變動不居周流於六位之間故六位為虛器惟

上下无常而莫適乎剛柔之用故剛柔无定體非若冊

之有典而太常可考也非若體之有要而衆形可會也

唯變所適而已凡此者皆言其為道也屢遷者歟易說

白雲郭氏曰人之於道不可須臾離也故於易不可遠

可離者非道可遠者亦非易也易之為道數遷而變動

禾嘗止周流六爻或以下而升上或由上而降下以剛

易柔以柔易剛不可以常道拘也唯變所適而已此之

謂易之道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龔原曰易之為書也三章當從龔此章言

易有變動出入易之為書明天地之用其用不過乎六

爻不可遠也遠此而求之則違道遠矣其道也屢遷有

變有動不居其所升降往來循環流轉於六位之中位
 謂之虛者虛其位以待變動也故太玄九位亦曰九虛
 或自上而降或自下而升上下无常也剛來則柔往柔
 來則剛往剛柔相易也无常則不可為典相易則不可
 為要流行散徙唯變所適然亦不過乎六爻不過者以
 不可變也傳易○周易論變故古人言易雖不筮必以變
 言其義史論乾之初九曰在乾之姤九二曰其同人
 九五曰其大有上九曰其夬用九曰其坤坤之上六曰
 其剝以史墨之言推之則乾九三當曰其履九四曰其
 小畜伯廖舉豐上六曰其在周易豐之離知莊子舉師
 初六曰在師之臨至今占亦然崔武子遇困之大過六
 三變也莊叔遇明夷之謙初九變也孔成子遇屯之
 初九變也南蒯遇坤之比六五變也陽虎遇泰之需六

五變也敬仲得觀之否賈逵曰觀爻在六四變而之否
 三國時關羽敗孫權使虞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
 變之臨凡所謂之某卦者皆變而之他卦也繫辭曰變
 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
 變所適信斯言也則易之為書无非變也商瞿而下傳
 易者多矣而論卦變者可指數也考之於經其說皆有
 所合說卦震曰其究為健案消息卦坤一變震二變兌
 三變乾乾健也乾一變巽二變艮三變坤剝易曰柔變
 剛也序卦曰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剝之上九窮而反初乃成復卦此京房八卦相生變而
 成六十四卦之說也巽曰其究為躁卦乾鑿度曰物有
 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究言巽之九三上九也虞
 翻曰動上成震巽三變成震三變成巽舉巽一卦則知

乾三變成坤坤三變成乾離三變成坎艮三變成兌說
 卦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六子
 皆以乾坤相易而成艮兌以終相易坎離以中相易震
 巽以初相易終則有始往來不窮不窮所謂通也此虞
 翻蔡景君伏曼容旁通之說也說卦曰乾天也故稱乎
 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
 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
 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
 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此陸績所謂陽在初稱初
 九去初之二稱九二則初復七陰在初稱初六去初之
 二稱六二則初復八矣卦畫七八經書九六七八為象
 九六為爻四者互明此左氏所記卜筮之言曰之某卦
 之說也雜卦曰既濟定也既濟六爻陰陽得位是以定

也乾文言曰雲行雨施又曰大明終始雲雨坎也大明
 離也乾卦而舉坎離者言其變也陰陽失位則變得位
 則否九二九四上九陽居陰位故動而有坎離之象此
 虞氏所論動爻之說也訟彖曰剛來而得中隨彖曰剛
 來而下柔蠱彖曰剛上而柔下噬嗑彖曰剛柔分動而
 明賁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无妄彖曰剛自
 外來而為主於內大畜彖曰剛上而尚賢咸彖曰柔上
 而剛下損彖曰損下益上又曰損剛益柔益彖曰損上
 益下又曰自上下下渙彖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
 而上同節彖曰剛柔分而剛得中剛者陽爻也柔者陰
 爻也剛柔之爻或謂之來或謂之分或謂之上下所謂
 惟變所適也此虞氏蔡景君伏曼容蜀才李之才所謂
 自某卦來之說也夫質之於經而合考之於義而通則

王弼折之亦可謂誤矣

叢說

新安朱氏曰遠猶忘也周流六虛謂陰陽流行於卦之

六位本義○問易之所言无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

之所不能須臾離者故曰不可遠曰是○易不可為典

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揚雄太玄却是可為典要他排

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

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

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

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

要之書也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

並錄語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

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廣漢張氏曰其出以度外則无外患也其入以度內則

无內患也易之辭各指其所之此其所以內外使知懼

也出門者固有功矣逃者固无咎矣然不出戶者在

節乃為知時入于林中者固吝矣入于坎窞者固勿用

矣然視履而旋者在履乃為有慶是其可懼也如此辭

之所告非特使之知懼又明憂患與夫憂患之所因此

書之不可遠也无有師保如臨父母焉夫師者教之道

而有所欽也保者輔其功而有所愛也夫有師保而後

欽愛者此學而後知教而後能非天性之自然也人之

於易不待師保而欽愛之心如臨父母此附麗不以膠

漆約束不以纏索不可遠之道出於天性之自然者乎

大抵易之辭其告人也各指其所之有上有下有內有

外循其辭而揆其所指之方則不迷其所向其道雖不

可為典要歟其書則有典可循有常可道也凡此者皆

以其書之不可遠者歟嗚呼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雖載道而不可遠道雖屢遷而未始有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也苟非其人則道安能虛行乎易說白雲郭氏曰人之學道能不遠易則出入行藏必謹其度外焉知懼則懼其失於有行內焉知懼則懼其失於脩身憂患者一己之憂患也故者天下之務也明於憂患與故則自一身以及天下无或不明也人能明此以不遠易故也雖无師保教訓常如父母之臨豈无悶而然哉知易之道須臾不可遠離而已如臨父母則敬易之心存焉易之言敬有二道有接物之敬需所謂敬之終吉是也有先物之敬坤所謂敬以直內是也接物之敬有作有輟直內之敬雖造次顛沛无時而非敬故常如父母之臨之也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者聖

人言學易之道也學者初循其辭以探其道而後可以得其典常典常大要也苟非其人能盡學易用易之道則易道安能有行於世哉然君子之於學也有二道有率其辭者自外入也故易之為書不可遠有率其性者由中出也故中庸之道不可須臾離書不可遠則道不可遠矣道不可離則書不可離矣明乎此然後善學易說漢上朱氏曰其出入云者以一卦內外言之兩體也出者自內之外往也入者自外之內來也以是度內外之際而觀消息盈虛之變出處進退之理使知戒懼當出而入與當入而出其患一也故大觀在上窺觀者醜三陽方壯牽羊悔亡出入內外本於相形此四從二亦曰外離五用九亦曰出唯精於義者能知之知義則知懼矣又此書明於己之所當憂患與所以致憂患之故安

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无有師保教訓而嚴憚之
 明失得之報也如有父母親臨而愛敬之見聖人之情
 也初率其吉凶之辭揆其八卦之方則既有典常可守
 矣蓋不可遠者易之體也而有用焉為道也屢遷者易
 之用也而有體焉能知卦象合一體用同源者乎斯可
 以言易之書矣書載道者也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道
 不徒行傳易

新安朱氏曰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此句未詳疑有
 脫誤○雖无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方道
 也始由辭以度其理則見其有典常矣然神而明之則
 存乎其人也並本義○問據文勢則外內使知懼合作使
 內外知懼始得曰是如此不知這兩句是如何硬解時
 也解得去但不曉其意是說甚底上下文意都不相屬

又曰上文說不可為典要下文又說既有典常這都不
 可曉常猶言常理○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
 中說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是也既知懼則雖無師保一
 似臨父母相似常恁地戒懼○既有典常是一定了占
 得這爻了吉凶自定便是有典常並語錄

右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
 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
 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意亦要存亡吉凶則層可知
 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橫渠先生曰於一卦之義原始要終究兩端以求其中六
 爻則各指所之非卦之質也故吉凶各類其情指其所之
 ○初上終始三四非貴要之用非內外之主中爻以要存

三吉凶如困卦正大人吉无咎蓋以剛中也小過小事吉
 大事凶以柔得中之類並易說○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
 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
 義正義

廣漢張氏曰如乾之卦所以原陽之始要陽之終如坤
 之卦所以原陰之始要陰之終此為質也此卦之德方
 以知也至於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時也分陰分陽
 迭用柔剛者物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此六爻之義所
 以易以貢也其初難知謂凡爻之初辭隱而難知者謂
 初辭擬之故也凡爻之上辭顯而易知者謂卒成之終
 故也此本末所以不同者如此若夫或以陽居陰或以
 陰居陽其物之交錯者此雜物也或中或不中或正或
 不正其德之迭作者此撰德也辯其當於理者為是辯

其悖於理者為非其唯中爻乎二三四五是也易之中
 爻其辯是與非者可謂備矣苟明乎此而求其要則存
 亡吉凶可坐而知矣○彖者言乎象者也蓋言卦之不
 言之意具於彖者乎彖者材也蓋言卦之兼該之體備
 於此者乎故智者觀其彖辭則所得者已七八矣又何
 必中爻雜物撰德而辯其是非乎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前曰易之為書蓋明易之道此言易之為
 書蓋論卦爻之要皆終以學者之事且自一卦論之原
 始要終上下不遺為一卦之質也卦名之義名其質而
 已如乾之為乾也原始要終知乾之質為健故名其卦
 曰乾至於潛見飛躍則非質也六爻之義剛柔動靜吉
 凶悔吝之不同各從其時與物之異而已是則潛見飛
 躍之謂也此卦爻之義不能一也爻之初為難知及其

上則易知者本末之不同也初者事之始事之微其辭則擬之而已故為難知上者事之終事之成其辭无隱故易知也若夫雜辯天下之物論撰衆人之德明三者之是非則非其中爻不能備矣蓋言初上本末不能具也說者以二五為中爻此章論六爻相雜之道既言初上本末於其上則下言中爻言二五三四皆是也蓋二五三四皆為人道雜物撰德辯是非人事也故中孚以三四為中而王輔嗣亦疑初上之无位此言雜物撰德則兼天下之物與德為言非止二五君臣而已故知含初上之餘皆中爻也而其辭言不備者謂非此四者不能備天下之象也學者要中爻之存亡吉凶以考其所居得失皆可以自知此所以不可遺也彖辭明二卦之義物德是非存亡吉凶未能論辯者觀乎彖辭則思已

過半矣此又言學易之要在夫彖也先儒或謂彖難為文王卦下之辭非也直今之彖耳易說漢上朱氏曰此章言重卦六爻之義易之為書也原始於初爻要終於上爻成六位以為體質者也八卦八物也六爻六時也六爻相雜時異而物異八卦木象也時物別象也其本甚微故難知其末已著故易知初辭擬而後言不亦難知乎卒成之其事終矣不亦易知乎上下之位以時言之初終也以道言之本末也以事言之始卒也其實一也時變則事變事變則道與之俱未有違時造事而能成者三畫非无本末也聖人何為重卦曰理具乎中其事則未也若夫糅雜八卦之物撰定六爻之德辯得失是非則非中爻不備中爻崔憬所謂二三四五京房所謂互體是也蓋物无常是亦无常非施

於彼者或不可施於此用於古者或不可行於今蒙以
 九二納婦而六三取女則不利節以初九不出而无咎
 九二不出則失時得失是非不可不辯也噫重卦六爻
 之意亦要諸吉凶存亡之辭而已有同位而異物同物
 而異象同象而異辭要諸辭則四者不同居然易見可
 指掌而知矣六爻者變動相錯而有吉凶存亡者也彖
 辭者合內外二體以一爻相變而有者也知者明於理
 則觀諸彖辭而爻義已知其過半矣傳易
 新安朱氏曰質謂卦體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爻則
 唯其時物而已○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此言初上二爻
 ○非其中爻不備此謂卦中四爻○彖統論一卦六爻
 之體並本○其初難知至非其中爻不備若解也硬解
 了但都曉他意不得這下面却說一箇噫字都不成文

章不知是如何後面說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却說
 得好但不利遠者也曉不得○問雜物撰德辯是與非
 則非其中爻不備曰這樣處曉不得某常疑有關文先
 儒解此多以爲互體如屯卦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
 之自二至四則爲坤自三至五則爲艮故曰非其中爻
 不備互體說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觀卦處
 亦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亦不可廢並語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
 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
 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橫渠先生曰柔之爲道不利遠者柔之用近也說易
 廣漢張氏曰二與四皆陰而二居內四居外三與五皆
 陽而三爲臣五爲君是謂同功而異位也二與四雖俱

陰也然二多譽者以進於君而令聞令譽歸之也四多懼者以其近於君而抑權損勢也然柔之為道固當有所麗而不利於遠若夫其要无咎則所貴者在其中爾此二所以遠而多譽以其得於柔中故其要无咎也三與五雖俱陽也然三多凶者以其居下卦之上而近於賤五多功者以其居上卦之中而處其貴故也然三也以柔處之則危而不安以剛處之則重剛而勝也論二與四詳於二而略於四論三與五詳於三而略於五此互相備即此以見彼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二四陰也三五陽也陰陽之功同而位則異也二之多譽中也四之多懼近君也此其善之不同也二四宜以柔居之而柔之用近不利遠者則六二何其多譽乎然要其終所以无咎者六四不若六二之用

柔中故也三之多凶五之多功其貴賤不同位有當不當也三五皆宜以剛居之而九三多凶者賤而失中也五柔則危而剛則勝者貴而得中也上言中爻而此論二四三五蓋其同功而異位者皆中爻也王輔嗣不辯四者為中爻而反以初上為无位不知以六位言之則初上不得為无位以中爻言之自无初上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龔氏合易之為書也為一章誤矣今從古本此章再明中爻之義二四耦也同為陰之功內外異位有不同焉二多譽四多懼何也四近五五尊位近尊位則多懼月望日則食禮近君則屈然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坤從乾也二遠於五所以多譽者其要在於得中雖柔而无咎以其用柔中也用柔而失中其能无咎乎三五奇也同為陽之功內外異位有不同焉三多凶五

多功何也五貴三賤其等不同也三處下位之極其柔居之則危不勝任矣其剛居之將以為勝邪以剛居剛有時乎過剛矣危則疾顛過則易敗此三所以多凶也若五不然以剛居之得尊位大中宜處貴者也以柔居之有處謙執柔以貴下賤之美二為五用矣此五所以多功也夫二五中也二三四五皆曰中爻何也曰以三數之自一至三以二為中自四至上以五為中以五數之自二至上以四為中以四數之自二至五以三四為中復之九四曰中行獨復中孚以二柔在內名卦卦言德爻言善者積善成德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此以下論中爻同功謂皆陰位異位謂遠近不同四近君故多懼柔不利遠而二多譽者以其柔中也○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然以柔居之則危唯

剛則能勝之並本義 ○問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則當柔而遠去則當有強毅剛果之象始得此二之所以不利然而居中所以无咎曰是德地說○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曰四二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无位然本是貴重所謂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在人君則為天子父天子師在他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為貴也並語錄

右第九章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伊川先生曰惟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為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

也只是人為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為上地為下兼
三才而兩之故六也附呂與叔東見錄

橫渠先生曰故曰爻爻者交雜之義說易

廣漢張氏曰易之為書所以載三才之道此其所以為
廣大悉備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易所以六畫而成卦六位而成
章六者非他乃三才之道也三才之道其所變動如天之
陰陽地之柔剛人之仁義有所變動也如陽氣下降陰
氣上升柔來而文剛剛上而文柔仁濟之以義義濟之
以仁此天地之道有所變動以趨其時者乃所以為爻
也觀爻之二四有遠邇之殊三五有貴賤之異或多譽
而多懼或多凶而多功其等之不可移者所以為物也
至於三五之陽而以柔居之縱橫錯綜經緯无當此物

之相雜故曰文也文之不當則宜凶也而併與吉言者
蓋不當而凶乃知其當而吉故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易之為書廣大无不備者蓋有三才之道
焉故六畫非他也兼三才而兩之之道也一卦之道各
有變動因其變動而別言之故為爻此言六位之辯也
爻有貴賤上下之等故曰物物謂二四三五之類是也
物雜九六則以剛柔相文故曰文文之當其位則吉九
之於五六之於二是也文之不當其位則凶六之於三
九之於四是也大致如此故曰吉凶生焉說易
漢上朱氏曰此章再明六爻雜物之義易之為書廣大
而无外語天地之間則无乎不備矣有天道焉陰與陽
也有人道焉仁與義也有地道焉柔與剛也此三者一
物而兩體陰陽也而謂之天仁義也而謂之人剛柔也

而謂之地故曰三才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兼之者天之
 道兼陰與陽也人之道兼仁與義也地之道兼柔與剛
 也六者非他即三才之道也是故三畫而有重卦六即
 三也三即一也道有變易有流動爻則倣之故曰爻天
 地相函精氣所聚其等有六曰物八物相錯而成文故
 曰文文當其位則吉文不當其位則凶故吉凶生焉傳易
 新安朱氏曰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為
 天中二爻為人下二爻為地○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
 等謂遠近貴賤之差相雜謂剛柔之位相間不當謂爻
 不當位並本義○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
 說卦中變動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
 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等差或高或低或遠
 或近或貴或賤皆謂之等易中便可見如說遠近相取

而悔吝生近而不相得則凶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
 譽四多懼近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
 賤之等也又曰列貴賤者存乎位皆是等也物者想見
 古人占卦必有箇物事名為物而今亡矣這箇物是那
 列貴賤辯尊卑底物相雜故曰文如有君又有臣便為
 君臣之文是兩物相對待在這裏故有文若相離去不
 相干便不成文矣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相間錯則為
 文若有陰无陽有陽无陰如何得有文錄語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
 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橫渠先生曰剛柔錯雜美惡混淆文王與紂當之矣○百

物不廢巨細无不察也並易說○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

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正蒙

唐漢張氏曰道汙則從而汙此商之末世也道隆則從而隆此周之盛德也觀諸文王與紂則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蓋可知矣文王囚于羑里望道未見以其小心翼翼而尊其易故危者使平也紂貴為天子以其殺戮无辜而悖於易故易者使傾也其道甚大世之百物所以不廢者易所以行乎天地之中故无廢墜也既懼其始使人防微杜漸又懼其終使人持盈守成其要之以无咎而補過乃易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文王遭紂之世蒙大難而演易是故其辭危危懼也懼斯道之不聞於天下後世也後世得其言則危者可平失其言則易者可傾其道甚大天地之間

无不備是以天下无廢物懼人以終始則使人慎終如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要其歸終使无咎而已此所謂易之道也說者或以危為迷憂危之事使後世危懼避患或以危為微不正之辭二者皆非聖人之道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何繫之辭而告其吉凶者如是乎又紂與文王之事邪何君子處小人之間而其辭危乎是故危懼者使知可平慢易者使知必傾所以長君子消小人也其道甚大君子小人无所不容不容則不足以準天地百物不廢者所以形容其道所謂悉備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使知善不善之積成名滅身非一朝夕之漸故原始要終而懼焉其大要歸之无咎而已此之謂易之道易之道立人道以貫天地而為一者也傳易○崔憬陸震謂文王作爻辭

馬融陸績謂周公所作考之爻辭馬融陸績為是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也孔穎達嘗正此義今申其說以證崔陸之誤然琴書有言曰文王在羑里演易作鬱厄之辭困于石據于蒺藜蓋爻辭亦有文王之辭豈周公述而成之歟叢說新安朱氏曰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本○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能使之安平慢易者能使之傾覆易之書於萬物之理无所不具故曰一物不廢其要是約要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意又曰要去聲是要恁地要平聲是這裏取那裏意思又曰其要只欲无咎錄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主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

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亾成天下之亾亾者

橫渠先生曰擬議云為非乾坤簡易以立本則易不可得而見也簡易故能悅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簡易然後知險阻簡易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繫辭言能研諸慮止是剝侯之二字說者就而解諸侯有為之主若是者即是隨文耳○太虛之氣陰陽一物也然而有兩健順而已又不可謂天无意陽之健不爾何以發散並易說○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蒙

廣漢張氏曰健者疑若不知險也今乾為天下之至健其德行常易故知險而不為陰所陷豈非至健乎順者疑若不知阻也今坤為天下之至順其德行常簡故知

阻而不為陽所拒豈非至順乎大抵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故能說諸心知險知阻故能研諸慮心之說也不忤於理慮之研也不昧於事則得者為吉失者為凶吉凶既定則凡勉於事功者莫不弘之不息以成其功矣易說白雲郭氏曰橫渠曰恒易故知險恒簡故知阻又曰易簡故能說諸心險阻故能研諸慮或者言疊疊勉也以意逆之則謂天下之事功也定吉凶成疊疊皆由乾坤之易簡故也諸侯之慮侯之為衍字故王輔嗣曰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易說

漢上朱氏曰此章論六爻而歸之於簡易乾健而為萬物先莫或禦之故其德行恒易坤順以從乾无三適也故其德行恒簡以易也故知險之為難以簡也故知阻之可疑簡生於易阻生於險簡易也故能說諸心知險

阻也故能研諸慮簡易者我心之所固有反在得之能无說乎以我所有慮其不然反復不捨能无研乎曰研諸侯之慮者衍侯之二字王弼略例曰能研諸慮則衍文可知天下之吉凶藏於无形至難定也天下之疊疊來而不已至難成也定之成之者簡易而已易傳新安朱氏曰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然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是以其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於險矣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於阻矣所以能危能懼而无易者之傾也○侯之二字衍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因慮審坤之事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諸慮故有以成疊疊並本義○或問乾是至健不息之

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為其病自然足以進之而无難否曰不然舊亦嘗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我至健順了凡有險阻只恁冒進而无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上文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至此之謂易之道也看他此語但是恐懼危險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於險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邪惟其至健而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又曰此段專是以憂患之際而言且如健當憂患之際則知險之不可乘順當憂患之際便知阻之不可越這都是處憂患之道當如此因憂患方

生那知險知阻若只就健順上看便不相似如云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皆因憂患說○至順自是畏謹宜其不越夫阻如至健却宜其不畏險然却知險而不去蓋他當憂患之際故也○問簡易曰若長是易時更有甚麼險他便不知險矣若長是簡時更有甚麼阻他便不知阻矣只是當憂患之際方見得○乾天下之至健更著思量看來聖人无冒險之事須是知險便不進向前去又曰他只是不直撞向前自別有一箇路去如舜之知子不肖則以天下授禹相似又曰這只是說剛健之理如此莫硬去天上說○問在人固是如此以天地言之則如何曰在天地自是无險阻這只是大綱說箇乾坤底意思如此○乾坤知險阻非是說那定位底險阻乾是至健底物自是見那物事皆低

坤是至順底物自是見那物事皆大敬子云如云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信於萬物之上相似曰然如云膽欲大而心欲小至健恒易以知險如膽欲大至順恒簡以知阻如心欲小○乾健而以易臨下故知下之險險底意思在下坤順而以簡承上故知上之阻阻是自家低他却高底意思自上面下來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險自下而上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阻易只是這兩箇物事自東而西也是這箇自西而東也是這箇左而右右而左皆然○知險阻便不去了惟其簡易所以知險阻而不
 去敬子云今行險微倖之人雖知險阻而猶冒昧以進惟乾坤德行本自簡易所以知險阻○夫乾夫坤一段也似上面知大始作成物意思說諸心只是見過了便說這箇屬陽研諸慮是研窮到底似那安而能慮直是

子細這箇屬陰定吉凶是陽成疊疊是陰便是上面作成物○能說諸心乾也能研諸慮坤也說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為底意思故屬陰定吉凶乾也成疊疊坤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定吉凶所以為乾事之已為者屬乎陰成疊疊所以為坤大抵言語兩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攤之可見○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疊疊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歡說既說諸心是理會得了於事上便審一審便是研諸慮研是更去研磨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這事成天下之疊疊是做
 得這事業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

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橫渠先生曰言易於人事終始悉備行善事者易有祥應之理萌兆之事而易具著見之器疑慮而占則易示將來之驗有以見天地之間成能者聖人而已能畏信於易者雖百姓之愚能盡人鬼幽明之助○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天人不須強分易言天道則與人事一滾論之若分別則是薄乎云爾自然人謀合蓋一體也人謀之所經畫亦莫非天理耳並易說

廣漢張氏曰聖人悟易於心而天道之變化人事之云為得之於心者如此則知幾之神吉事有祥也推此以利養生民故象事知器推此以吉凶與民同患故占事知來變者陽也化者陰也謂之變化此陰陽未齊者乎

云者言也為者行也謂之云為此言行未著者乎聖人之心術雖融貫天人之道於方寸之間其見微知著觀往知來無非吉事有祥也故推之以制器則利養天下之民推之以為占則吉凶與民同患○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所賴聖人成其能夫聖人之能成天地其能可謂大矣然又且明謀之人如詢於芻蕘是也幽謀之鬼神如質諸卜筮是也如是則不忍以為能故百姓莫不歸美以與其能矣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與天地參之謂也中庸

白雲郭氏曰凡人道變化云為之間吉事則先見其祥象事則先知其器占事則知方來皆言人事不能先見是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也○天地設位於

上下而已不能自成其能也唯聖人成其能以備三才之道此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也聖人亦豈自謂其能哉人謀鬼謀百姓與其能而已所以致是者有道存焉道者易也既曰人謀又言百姓者猶洪範之言卿士庶民也

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坤變化有云有為云者言也為者動也吉事有祥祥者吉之先見有祥必先知之兼畜動也制器者尚象知器則知成器之為天下利而可動也卜筮者尚占知來則知來物而言動審矣是以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非知險知阻者能之乎爻尊地卑乾坤設位聖人配天地而立合乾坤之德以成能事能說諸心能研諸慮者明以盡人謀也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幽以盡鬼謀也人謀鬼謀幽顯合一

下樂推而不厭百姓之愚與之以能矣成能故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變化云為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於是人謀鬼謀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並本義○問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曰上兩句只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為變化在人事則為云為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如此故於變化云為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又問器字是凡見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為器否曰易中器字是恁地說○變化云為是明吉事有祥是幽象事知器是人事占事知來是筮象事知器是人做這事去占事知來是他方有箇禎祥這便占得他如中庸言必有禎祥見乎筮龜之類吉事有祥凶事亦

有○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便聖人成其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與能雖大小不同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百姓與能與字去聲他無知因卜筮方會做得事便是與能人謀鬼謀猶洪範之謀及卜筮卿士庶人相似並語錄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橫渠先生曰八卦有體故象在其中錯綜為六十四爻彖所趣各異故曰情言○能通變則盡利累於其情則陷於吉凶矣並易說○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

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正蒙

廣漢張氏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此八卦所以告人以象至於爻者變也彖者材也皆有辭者此聖人以情而言於人也剛柔雜居則交通以趨時而或失或得故吉凶見焉○乾之德有利有正變動以利言非正也人之生有性有情吉凶以情遷非性也正則无變動矣性則无吉凶矣六爻之變動將以圖利而免害也六爻之吉凶无非以情而感物也並易說白雲郭氏曰八卦有象而未有言故以象告六十四卦之後有爻彖之辭故曰以情言剛柔相雜而後有得失故吉凶可見是三者皆卦所具之情也變動以利言者聖人變而通之以盡利故變動主於利也吉凶以情遷者卦之吉凶因人善惡而遷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伏羲氏始畫八卦不言而告之以象者至簡易也後世聖人演之為六十四卦有爻有彖以人情變動言之於辭知險阻也且八卦成列剛柔雜居吉凶已可見矣然道有變動變則通通則其用不窮所以盡利者不可不言也故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而遷巧曆之所不能計也聖人唯恐遷之而失其正矣故爻彖以情言易傳

新安朱氏曰象謂卦畫爻彖謂卦爻辭本義○八卦以象告以後說得叢雜不知如何語錄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

伊川先生曰易爻應則有時而應又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洪定夫錄

樓深先生曰凡卦之所利與爻之所利皆變通之宜也如利建侯利艱貞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易言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則是專以人事言故有情偽利害也居信相感而利生此則是理也惟以利言易說

廣漢張氏曰彼之所愛此或惡之此之所惡彼或愛之此愛惡出於情之不同而吉凶所以生也遠者或有求於近近者或有求於遠此遠近出於分之不等而悔吝所以生也以情感者或應之以偽以偽感者或應之以情此情偽出於心之不一而利害所以生也此聖人作易畢羅天下之事者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爻剛柔各因其愛惡相攻而後有吉凶遠或相應近或不相得則有悔吝此皆言爻之情也亦猶在人情偽相感而生利害與爻一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變動者何情偽之所為也人之情偽難知矣以情相感則利生以偽相感則害生近不必取遠不必舍則悔吝生愛惡不一起而相攻則吉凶生吉凶生而悔吝著情偽其能掩乎是則情偽相感也遠近相取也愛惡相攻也爻有變動也有利害斯有悔吝有悔吝斯有言凶吉凶以情遷也傳易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廣漢張氏曰天下之物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以相近而相得也廟堂之上閨門之中鄉黨之間學校之內皆貴乎近而相得也今也近而不相得其為患也異乎行道之人故大則凶小則害其微則為悔吝矣考諸易爻莫不皆然故云凡易之情與人之情何以異哉自六爻觀白雲郭氏曰凡易之情與人之情何以異哉自六爻觀

之相近而不相得則凶矣雖无不相得或少害之亦悔且吝也人之情蓋亦猶是此章蓋重釋上言吉凶悔吝利害之說以先言人之情偽相感故此復言凡易之情

說易

漢上朱氏曰悔吝者何凡易之情陰陽相求內外相應近而不相得則偽不可久物或害之害之則凶將至矣悔吝者利害吉凶之界乎害之而悔則吉且利矣吝而不悔則凶聖人不得不以利言之而使之遠害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傳易

新安朱氏曰不相得謂相惡也凶害悔吝皆由此生義本○問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是如何曰此疑是指占法而言想古人占法更多今不見得蓋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為害惟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能

相及如一箇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為鄰近則有害矣又問此如今人占火珠林課底若是凶神動與世不相干則不能為害惟是克世應世則能為害否曰恐是這樣意思

語錄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廣漢張氏曰叛而親離者內負所愧故其辭慙疑而猶豫者蔓衍不根故其辭必枝吉人為善不足故言出於不得已故其辭寡躁人之急於自售故言必期於見信故其辭多人有善也誣而謗之則其辭不敢正言人之非故曰其辭游失其守則不能直己以見道故曰其辭屈聖人既有以知人之情又有以察人之辭何異跡而不漏者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者之辭宜无與易焉然由六者觀之則易之辭蓋无是也然聖人作易所以无是六者之辭者以聖人之辭出於道未嘗出於曾中之私也六者之人所以有六者之辭者各因其心之私而不自知其為是言也以是知眾人之所任者心而聖人之所任者道也凡心善惡皆私也惟道為天下之大公故足以洗心漢上朱氏曰何以知情偽邪考其辭可矣將叛者其心慙負故其辭愧中心疑者其心惑亂故其辭枝吉人守約故其辭寡躁人欲速故其辭多誣善之人妄故其辭游失其守者窮故其辭屈吉人辭寡以簡易知也五者反是以知險知阻而知也簡易則吉險阻則凶其辭雖六其別則二情偽而已矣上繫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下繫終之以易簡而知險阻故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

慮易傳

新安朱氏曰卦爻之辭亦猶是也義本○中心疑者其辭
 枝中心疑故不敢說殺其辭枝者如木之有枝開兩岐
 去○問八卦以象告至失其守者其辭屈一段竊疑自
 吉凶可見矣而上只是揔說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
 利言而下則專就人占時上說曰然並語錄

右第十二章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七十八

